

人文齐鲁

✧口述城事

包在杏壶中的明末传奇



□陈正宽

明末,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由李自成统率的农民起义军,如风卷残云,攻入北京紫禁城。紫禁城内的皇亲世胄、万历皇帝朱翊钧的侄子朱某某,乔装改扮,带了一个贴身太监,逃出北京。一口气逃到了山东莱州,在沙河镇草草安顿下来。隐去朱姓,改易王姓,取名庆宇,以小生意糊口。一年后,在当地娶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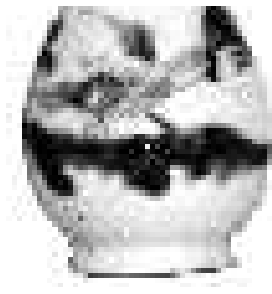
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清室定鼎中原的第四个年头,山东莱州府潍县城东门——朝阳门的瓮城内,一家叫做王万春堂的眼药店,择日开张,这家眼药店只卖两种小眼药:一种叫“杏壶丹”(眼药膏),一种叫“珍珠拨云散”(眼

药面)。杏壶丹配料用炉甘石、元明粉、硼砂、冰片、麝香、蜂蜜。照一定比例调和,上锅熬制,做成药膏。特用杏壶包装。杏壶即杏核,核仁去掉,中间装药,特称“杏壶丹”。珍珠拨云散的配方,与杏壶丹大同小异,只是非膏而面罢了。试销后,疗效大佳,众口皆碑。这家王万春堂,子孙传承,祖业常新,一直做了三百一十二年的好买卖。要说潍县的老字号,王万春堂是天字第一号吧。

一家王万春堂在老潍县一开就是三百多年,却无人知晓那包在杏壶中的明末传奇。没有人知道那位当年在山东莱州府沙河镇落户,易姓改名的王庆宇竟是明代万历皇帝的亲侄,也没有人把这个王庆宇,和山东莱州府潍县东门瓮城内的王万春堂眼药店的

王姓老板联系起来。其实,老潍县王万春堂眼药店的第一位老板,正是逃难到莱州沙河的万历皇帝的侄儿王庆宇。此人在沙河混了些时日,转程到了潍县,投奔了曾任明代户部尚书郭尚友的后人。郭家出钱在城里安乐街买房三间,让王在潍定居下来。为了生计,王庆宇根据从宫中带出的宫廷秘方,配制出杏壶丹眼药。

俟清室定鼎,顺治登基,在派赴山东的官员中,一知府乃明代降清的官吏,与王庆宇原本相识。一次,这位知府莅潍视事,见王在东门摆摊卖药,甚表悲悯,假托王是自家老乡故友,托潍县令给予关照。潍县令则借花献佛,在东门瓮城盖了三间瓦房,让王做商店无偿使用。从此,王万春堂眼药店开张经



营,成为老潍县三百年不倒的老字号、金招牌。

王万春堂的买卖做到第五世传人,时当乾隆年间,合该眼药店老板交运,时任潍县知县的韩光德患了眼病,试用了一下先前不起眼的杏壶丹,竟药到病除,复见光明。老县令喜出望外,特为亲书“誉垂杏林”的金匾,虔心相送,传为佳话。

据民国初年行市,杏壶丹每包三个铜板(一个铜板相当于今日一分钱);珍珠拨云散每小瓶售价二十四四个铜板,每大瓶售价四十八个铜板。往后,王万春堂一家分三家,即东记,西记,顺记。1950年潍坊市做工商财产重估时,顺记有资金360万元,西记有364万元,东记有863万元,可谓家大业大,兴旺发达。

✧饮饌琐忆

济南的炸荷花

□张稚庐

《说文解字》谓:“甘,美也。”甘,俗称甜。作为烹饪艺术,甜,是味觉美好的享受。各地都有不同的甜菜,济南也不例外,“炸荷花”就是独有的一道历下风味菜,为人称道。

此菜极有济南特色。从前的夏天,大明湖里荷叶田田,洁白的荷花似颗颗明珠,洒在粼粼碧波之上。采莲船荡漾捞出。“四面荷花三面柳”此言不虛。济南得天独厚,遂有了这款美食。1933年,老舍先生执教齐鲁大学时,写有一篇小品《吃莲花的》闪烁着幽默,其文云:

友人约游大明湖,“去买点莲花来!”他说。“何必去买,我的两盆还不可观?”我有点不痛快,心里说:“我自种的难道比不上湖里的?真!”况且,天这么热,游湖更受罪,不如在家里,煮点毛豆角,喝点莲花白……这且不提,及至我从书房回来一看,盆中的花全在友人手里握着呢,只剩下两朵快要开败的还在原地未动。我似乎忽然中了暑,天旋地转说不出话。友人可是很高兴。他说:“这几朵也对付了,不必到湖中买去了。其实门口卖菜的也有,不过没有湖上的新鲜便宜。你这些不很嫩了,还能对付。”一边说着,一边奔了厨房。“老田,”他叫着我的总管事兼厨子:“把这用好香油炸炸。外边的老瓣不要,炸里边那嫩的。”老田是我由北平请来的,和我一样不懂济南的典故,他以为香油炸莲瓣是什么偏方呢。“这治什么病,烫伤?”他问。友人笑了:“治烫伤?吃!美极了!没看见菜挑子上一把一把儿的卖吗?”

众泉汇流的大明湖,碧水汪汪确乎不同寻常:旧时出的蒲菜名闻天下;产的白莲藕那么脆嫩,荷花又可当菜——摆在菜馆的担子里沿街卖。这里似江南水乡般的风情,蓂乳出荷花瓣入饌,倒也自然。不过,从异乡人眼里看来,就十分奇怪了——老田以为是治烫伤的偏方。

炸

荷花是当白荷花微开时,取其中层最嫩的花瓣为原料。民间百姓家通常的做法是把荷花瓣在鸡蛋、白糖面粉糊中一拖,入油炸黄即可。

至于馆子里则讲究多了:将荷花瓣清水洗净,洁白布沾干,切去荷花尾部,把豆沙汤抹在中间,顺长叠起待用。将鸡蛋清倒入汤盘内,用筷子打成雪丽细沫,加适量面粉搅匀。锅里放上猪油,三成热时,把豆沙花瓣蘸上蛋清糊下锅,稍炸一会儿,捞出。锅移至旺火上,油到六成热时重炸一遍,要用小铲不停地搅动,炸酥即成。装入盘中,撒上胭脂糖就可上桌了。此菜外酥内软,甘美异常,荷花的芬芳令人齿颊生香。

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可远观不可近玩,被文人墨客视为高洁的象征。“赏荷听雨”是雅人深致的事,济南人为口腹之欲,竟吃起来,难怪老舍先生见状“天旋地转”犯了晕,真是罪过,罪过。



民俗大看台·民谚俗语

齐鲁晚报 山东省民俗学会联合主办

□纪慎言

我们那一块有三个郑庄,因为我家住的这个郑庄靠南靠东,所以依照北面那个就叫“南郑庄”,依照西面那个就叫“东郑庄”。虽然后来地图和户口上都把俺们家那个郑庄写定的是“南郑庄”,但是40多年前我们村最响亮的名字是叫“水破郑庄”。

其实,应该是叫“水泡郑庄”的,因为我们那一块是一片洼地,每年夏天雨水一多就淹了(老百姓都说是“沥水淹”),十年有八年被水泡着。后来人们大概觉得只说水泡似乎还不能准确地说明俺们那个郑庄的破落,于是就干脆合二为一叫成“水破郑庄”了。以

至于在1969年我第一次去准岳母家认亲的时候,连隔着几十里远属于河北省籍的准岳母都问我:“你家就是那个‘水破郑庄’的啊!”当时弄得我很尴尬,口上答应着心里却想,看来有些东西名气大了还真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俺们那里爱水淹,所以人们已经习以为常,除了秋粮大多种高秆的高粱以外,其他作物也拣着早熟的种。孩子们还以水淹为乐,拉着一只簸箩做船,蹚水去瓜地里摸瓜。那才真叫“顺藤摸瓜”,用脚探着一根瓜秧,一会儿就能踩住一个瓜。甭管大小生熟一律摘下来放簸箩里,大的快熟了的就生吃,小的生瓜蛋子就回家让大人腌咸菜。

那时候村里的老百姓也非常关心,刮风下雨,但不知道天气预报为何物;他们知道的是老辈人传下来的民谚,譬如“鱼鳞天,下满湾”、“云彩向南,水涟涟”、“云彩向西,放牛的小子披蓑衣”等关于下雨的顺口溜。因为下雨多了就水淹,所以老百姓更关心的是这一年还淹不淹。于是就有了“淹不淹,但看六月二十三”的传统民谚。

为什么要看六月二十三?因为据百姓说,这天是王八的生日。而王八是管雨的,它生日那天就是雨节,不下雨没事儿,一下雨就小不了,非淹不可。所以人们长年来就信了这个民谚,谁不准倒是没人来追究谁的责任。

其实按俺们那里民间的说法,六月二十四是关老爷的生日,比王八的生日晚一天。这一天关老爷要在天上磨他的大刀,磨刀要蘸水,蘸的水多了滴下来到人间就是雨。六月二十四也该是雨节。所以上面

那个民谚应该是“淹不淹,得看王、关生日这两天”才准。

前面说过,俺们那里不大怕水淹,但是怕下大雨。因为那时候老百姓住的都是土坯房,下雨不但会漏房,而且时间长了还会倒房。房倒屋塌是最吓人的事情!因此,每次下雨人们就担惊受怕、寝食不安。于是大人们在下大雨的时候不但会在心里祈求老天爷多多保佑,而且还要往天井(院中)里扔剪子和菜刀,意在斩断雨脚(龙爪),赶走雷公电母等雨神。另外,在连阴天的时候还在院中晾晒东西的铁丝上挂上笤帚,意在把天上的黑云彩都扫走,使之晴天不再下雨。这些民俗当然改变不了天意,但是却反映出人们的一种无奈与期盼。

如今俺们老家那里如果不是有计划地为大运河分洪,水淹的事情早已成为历史;而且由于地势较低,地下水位较高,所以连旱灾也免了。

✧你身边谁最山东

沂蒙小老乡

□张皓新

沂蒙小老乡,姓李,叫李守华。

20年前,刚过16岁的李守华,穷得再也上不起学了,不顾父母的反对,独自一人穿越沂沭河流,直奔省城济南。几经打听,找到一所大学的建筑工地,见到了家乡临沭县的包工头,苦苦哀求要在他手下打工,只要能挣点钱填饱肚子就行。

他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开挖墙基,装卸砖瓦,推沙运土,放水和泥。夜里睡在工棚里,蚊虫叮咬,风雨袭来,但不知不觉就睡到了天明。一天到晚,一年四季,日晒雨淋,风霜雪冻,为的是每天挣到二元七角钱。虽然苦累在身,但总觉得挣到了钱,心里有了奔头。

李守华在这个建筑工地上,一干就是两年多。之后,被人介绍到这所大学的保卫科当了保安。学校后勤看到小伙子为人本分老实能干,身体又好,就让他到学校

的饭店当采购。他除了每天完成采购任务外,又主动择菜、洗菜、帮厨,从不说苦说累,常受人们的赞扬。不幸的是,在一次采购回来的路上,他被汽车撞倒在坚硬的马路上,不省人事。严重的车祸,把他的骨盆撞断了。经过医院50多天的治疗,总算保全了生命,慢慢治愈出院。

出院后的李守华,不能再当采购了。他跟着老师学起工艺品方面的知识,想做点工艺品上的买卖。

学到了有关工艺品的一些知识以后,李守华买了一辆三轮车,到处收购工艺品。其实,没有什么工艺品可收购,只不过收购些旧家电、家具、废铜烂铁等废旧物品。这天,他从一个南方人那里看到了一包铜,很是兴奋,铜是稀有金属,很赚钱的。称好后,他付给了南方人2600元钱,自己忙着推车装车。收购站在查看他那包铜的时候,倒出来的却是砖头。李守华当场气得头晕眼花,差点倒在

磅秤上。原来,包里的铜,就在他去推车的时候,被黑心的南方骗子掉包换成了砖头。

几乎被骗全部家当的李守华,一连在租房里躺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唉声叹气。骂了南方骗子,又骂自己瞎了眼,分不清好人和坏人。

在创业路上摔倒爬起来再创业的李守华,把视野从经济学院的近邻,投向了历下区的宽阔地带,并把居民密集的甸柳小区作为他收购旧货的集散地。他在收购旧货和废品中,经常遇到粗心的主人,把贵重的物品和金钱丢弃在废品中。有一次,他在一个省局宿舍区收购废品时,捡到了一个两万多元的存折。他立即找到了失主,主人连连称赞,感动得不知说啥好。有一天,他在甸柳小区正忙着收购旧货时,突然发现附近一户人家的中年男人犯了精神病,到处乱跑,又打又闹。李守华二话没说,丢下手中的活落,赶忙开着三轮摩托车,把病人送进了